

#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 卷二

程千帆題



麗文文化事業

#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 卷二

程千帆題



麗文文化事業

# 宋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展望(代序)

宋代之文學研究，相較於唐代、六朝，除宋詞外，向稱沈寂。在北京大學《全宋詩》五十五冊、四川大學《全宋文》一百八十冊，次第出版，廣泛流傳之後，此種偏枯之現象，已逐漸轉變消長中。逆料爾後二三十年，將是宋代文學研究之黃金期：豐碩可觀的研究成果，修正許多文學史的偏見，補充許多理論史、批評史、美學史之闕漏，對於宋代文學之傳承與嬗變、價值與地位，也將有更進一步的發揮與確認。這，應該是可以預期的。

眾所皆知，要取得令人刮目相看之研究成果，其重要途徑有三：材料生新、方法獨特、觀點殊異，三者有其一，加之以沈潛，益之以勤勉，則思過半矣。探索宋代文學，既有《全宋詞》五冊，復有點校完善之詩話、筆記、類書、總集，再添《全宋詩》、《全宋文》及其相關資料叢書，則研究之客觀條件具足，等同於四唐、六朝矣。其中，《全宋詩》、《全宋文》既屬初輯新刊，則援引運用之，無異卜辭、金文、敦煌、清檔之二重證據。陌生而新異之論據，往往「不經人道，古所未有」，於宋詩、宋文、宋賦、宋四六、宋小說之研究，將生發無限，必能形成新氣象，達到新境界，引發更多更大的討論熱潮。

為提倡宋代文學之研究，成功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乃籌編《宋代文學研究叢刊》，創刊號於去年三月出版。筆者於〈宋代文學研究的價值和方向〉賀辭中，提及宋代文學實居承先啓後之要津，實堪勝任繼往開來之使命，故以為掌握宋代文學，即易於旁推交通，左右逢源。易言之，由此可以上探四唐、六朝、兩漢、先秦，下究蒙元、朱明、滿清、現代，源流正變，傳承開拓，皆於是乎在！

因此，研究領域之抉擇，專題研究之取向，選定宋代文學，媲美尋得礦蘊豐富之寶山，資源無限之園林，值得畢生開發，受用不盡。於是因閱讀所及，提供宋代文學研究之大課題，獻曝於博雅方家之前。此去經年，猶自信所言之非虛。唯志在拋磚引玉而已，不覺夸夸其談，忘其譴陋，讀者諒之。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創刊發行，獲得兩岸學界許多支持與鼓勵。同時，北京大學出版《宋詩研究叢刊》，四川大學出版《宋代文化研究》，與本《叢刊》可謂鼎足而三矣。《中庸》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各有側重，何妨並存？學者多一發表園地，讀者多一參考觸發，斷代專刊，共同為灌溉兩宋文學園地而努力。相信在三種宋代研究專刊之催生推動下，宋代文學，乃至宋代學術，必有可觀之成績。希望學界同好，多多給我們鼓舞，多多給我們行動支持。有了大家熱情的關愛及參與，學刊生命才得以永續發展。

第二期的《宋代文學研究叢刊》，刊載了三十三篇論文，可區分為詩、詞、思想、戲劇四大類，而古文、小說、四六、賦，皆付闕如，未有一篇。藉此，可窺兩岸學術研究之風尚：古文寂寞冷落，四六少人問津；辭賦研究猶喧騰於漢魏六朝，唐宋尚待開發。偏廢如此，將嚴重影響學術之整合、成效之累積，有志之士，思所以振救之，請自宋始。宋代古文，除北宋六大家膾炙人口外，豈無他人？注重和合集成之宋文化，對四六文、及辭賦之創作，有無啓發？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稱宋志怪，平實乏文彩；評傳奇：「避近聞，無獨創」，等於貶低文言小說之價值。魯迅卻贊揚宋元話本的出現，以為「實在是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褒貶予奪之間，多少導引學界之研究取向；實事求是，莫作調人，正待吾輩。以《全宋文》、《全宋詩》為研究古文、四六、賦、詩之文獻淵藪，則材料生新，立論自然不落俗套；以別裁特識之觀點，新穎妥切之方法詮釋宋代文言小說或話本小說，成果必定與眾不同，卓犖獨到。

本期刊載之論文中，詩類最多，凡二十一篇：許總〈宋詩特徵試論〉、張高評〈和合集成與宋詩之新變〉，分別從觀念的轉換、以史筆為詩兩方面，凸顯宋詩之特色，為有關宋詩特質之論說。黃啓方〈《全宋詩》黃庭堅卷補遺〉、張仲謀〈《宋詩選註》商榷〉，補苴罅漏，廓清疑似，宋詩文獻體例之切磋也。曾棗莊〈論宋代的言情詩〉，則就質量兩方面，論證宋代言情詩之特質與風格，推翻成說，一新耳目。衣若芬〈也談宋代題畫詩興盛的幾個原因〉、林翠華〈形神論對北宋題畫詩的影響〉、趙梅〈以畫入詩，別有風味一文與可詩簡論〉、李栖〈元好問的題畫詩〉、蕭慶偉〈北宋黨爭與宋

人詩識說》、林佳蓉〈宋代崇道風氣與詩歌創作初探〉，文化現象反映在詩歌中，就詩畫融會的情形，黨爭與詩識的關係，道教流行影響詩作諸層面，探討宋詩之實質與因緣，材料新，觀點新，成果可喜，對宋詩之宏觀探討與微觀研究，多所啓迪。丁慧娟〈曾鞏「以賦爲詩」研究〉、李越深〈江湖倦遊客，天地苦吟身——江湖詩人與江湖詩味〉，分別研究古文家曾鞏、江湖派詩人之詩歌特質。宋代詩人約九千餘，有詩集傳世者在六百家以上，九成五以上皆屬未經開墾之原始林地，拓荒開發專家詩，此其時矣。

黃奕珍〈宋代詩學中「晚唐」觀念的形成與演變〉、程杰〈論北宋詩文革新的地域性因素〉，慧眼獨具，就晚唐觀念、地域文化切入，以探究宋代詩文之新變。周裕鍇〈黃庭堅句法理論探微〉、劉正忠〈惠洪「文字禪」初探〉、黃景進〈韓駒詩論——兼論換骨、中的、活法、飽參〉，分別探討黃庭堅、惠洪、韓駒三家之詩論主張，皆有會心。張雙英〈胡仔詩歌批評析論〉、林美清〈詩與真實——論《彥周詩話》對杜牧詠史詩的褒貶〉、朱碧君〈誰是詩中疏鑿手——元好問詩論研究〉，則就《苕溪漁隱叢話》、《許彥周詩話》、元好問〈論詩絕句〉、《遺山集》，以解讀諸家之詩學批評理論，引證博洽，持論精切。宋代詩話、筆記、文集、題跋、評點中之詩論、詞論、文論、修辭理論，蘊藏極豐，開採有限。葉燮《原詩》所謂：「譬之石中有寶，不穿之鑿之，則寶不出；且未穿未鑿以前，人人皆作模稜皮相之語，何如穿之鑿之之實有得也？」此雖論宋詩之縱橫鉤致，發揮無餘，試移作學術園地之開發墾拓，亦切合理實。苟有志充當宋代文學疏鑿手、拓荒園丁者，皆當三復斯言。

本期所登載之論文篇數，詞類居其次，共七篇：韓經太〈宋詞：意境創造的兩種範式〉，黃文吉〈壽詞與宋人的生命理想〉，宏觀研究，通論宋詞：一就清真詞之集成有得，與白石詞之變異活潑，確立宋詞意境創造之兩種範式；一則就《全宋詞》中之祝壽之詞，歸結出宋人五種生命理想，足見壽詞功能不止於酬酢。楊海明〈論柳永詞〉、薛蕾〈論張先的「影」詞〉、薛玉坤〈生命體悟與詩情消解——晏殊文化人格初探〉、閔定慶〈李清照研究史三題〉；分別就宏觀及微觀之視角，文化與人格之關聯，接受學、詞學觀、以及才德之辨的詮釋，來解讀專家詞。楊教授大作，更從時代意識、文人心



態、審美趣味三大觀點來審視柳詞，別生耳目，頗可借鏡。廖國棟〈試論辛棄疾「以賦爲詞」的藝術表現技巧——從賦體的精神內涵、語言特徵及其藝術表現技巧切入〉，透視稼軒詞中「以賦爲詞」的現象，以見所謂「破體爲文」的風尚，普遍存在於宋代文學各個領域之中，不獨詩詞爲然，亦不僅周美成、辛稼軒如此，「和合集成」之宋文化投射使然也。此一「破體爲文」，值得推廣探索，旁及古文、辭賦、四六、小說諸體。觀點新異，詮釋明確，論說可以自成一家，是廖文之所長。

有關美學思想，共四篇：皮朝綱〈慧洪審美理論瑣議〉，就禪宗美學詮釋王維〈雪中芭蕉〉畫，扣緊《冷齋夜話》所謂「詩者，妙觀逸想之所寓也」命題，引伸發揮之，小題大作，可悟慧洪美學之大凡。潘立勇〈朱子審美鑑賞理論管窺〉，就滌胸寬胸、玩味本文、熟讀涵詠、通悟、自得諸說，以論朱子之審美見解，於朱子研究可謂別開生面。劉真倫〈妙悟與直覺——嚴羽克羅齊美學思想比較〉，就直覺妙悟之基本內涵、藝術思維的必然否定、審美境界的類型區分，論述嚴、克二氏學說之異同，而歸結到嚴羽妙悟說之精微遠在克氏直覺說之上。詹杭倫〈方回哲學思想平議〉，就道統論、無極論、致知論、心境論、因革論五者，論述方回之思想乃程朱道學思想之投影。跨科研究，有助於文學思想之掌握；比較探討，有利於拓展學術視野。文學研究，並非一曲之術，最忌抱殘守缺，見樹不見林，若能注意交叉學科，進行綜合研究，則可免於此病。多向邊緣學科作開拓新探，結合文、史、哲、政、經諸學術，進行跨學科間、多層面之整合研究，則庶幾乎！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稱：「真正之戲劇，起於宋代」，蓋指宋代之雜劇。南渡之際，有所謂溫州雜劇者，方是南戲真正之形成。戲曲既形成於宋，大輅椎輪，草創伊始，簡樸平易有餘，繁華美善不足，加以數量不豐，於是問津者少。楊振良〈由音樂結構試論諸宮調對南戲的影響〉，就傳承流變之角度，追根尋源之方法，鎖定音樂結構一個層面，以探論諸宮調對南戲之影響，解答了講唱過渡到傳奇的重要環節問題。可見淵源追溯，與影響研究一般，同具學術價值。苟能推廣此心，以探討宋代戲劇、傳奇、志怪、話本等與元、明、清俗文學之關係，則緣根振葉，沿波討源，其中因革損益，雖百世可知。

爲分散校對時間，爭取出版時效，避免付梓前夕之匆忙趕工，本刊對於入選大作，略依門類區分，採取「先到先排，隨到隨排」方式處理。論文先後，苟或失次不倫，尚請作者海涵。楊萬里論江西詩派詩人之關聯，稱「以味不以形」；有以本期論文先後次第問者，吾以誠齋論詩語對之。

本刊年出一期，隨時接受海內外宋代文學研究者之賜稿。每年七月卅一日截稿，九月上旬出刊，論文字數在一萬字之內，最受歡迎，來稿請寄成功大學中文系。

感謝成功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同仁的支持，感謝中文所宋代文學專題研究課程研究生、以及內人郭芳齡的協助校對。當然最感謝的，應是三十三位論文撰寫人的惠賜大作。兩岸學人，以文會友，盡萃此刊中。年齡層分屬老、中、青三代，學術薪火，後起有人，值得慶幸。是爲序。

張高評謹序 八十五、八、廿四

#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二期）

## 目 錄

|                                       |         |     |
|---------------------------------------|---------|-----|
| 宋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展望（代序）·····                 | 張高評···  | 1   |
| 宋詩特徵論·····                            | 許 總···  | 1   |
| 和合集成與宋詩之新變——從宋詩特色談「以史筆為詩<br>」之形成····· | 張高評···  | 17  |
| 論宋代的言情詩·····                          | 曾棗莊···  | 39  |
| 也談宋代題畫詩興盛的幾個原因·····                   | 衣若芬···  | 55  |
| 元好問的題畫詩·····                          | 李  栖··· | 71  |
| 《全宋詩》黃庭堅卷補遺—兼介《豫章先生遺文》一書···           | 黃啓方···  | 91  |
| 《宋詩選註》商榷·····                         | 張仲謀···  | 99  |
| 形神論對北宋題畫詩的影響·····                     | 林翠華···  | 105 |
| 以畫入詩 別有風味——文與可詩簡論·····                | 趙  梅··· | 147 |
| 北宋黨爭與宋人詩識說·····                       | 蕭慶偉···  | 157 |
| 宋代崇道風氣與詩歌創作初探·····                    | 林佳蓉···  | 167 |
| 曾鞏「以賦為詩」研究·····                       | 丁慧娟···  | 193 |
| 江湖倦遊客 天地苦吟身——江湖詩人與江湖詩味·····           | 李越深···  | 211 |
| 宋代詩學中「晚唐」觀念的形成與演變·····                | 黃奕珍···  | 225 |
| 胡仔詩歌批評析論·····                         | 張雙英···  | 247 |
| 黃庭堅句法理論探微·····                        | 周裕鍇···  | 261 |
| 惠洪「文字禪」初探·····                        | 劉正忠···  | 273 |
| 韓駒詩論——兼論換骨、中的、活法、飽參·····              | 黃景進···  | 285 |



|                                                  |        |     |
|--------------------------------------------------|--------|-----|
| 詩與真實——論《彥周詩話》對杜牧詠史詩的褒貶·····                      | 林美清··· | 307 |
| 妙悟與直覺——嚴羽克羅齊美學思想比較·····                          | 劉真倫··· | 325 |
| 誰是詩中疏鑿手——元好問詩論研究·····                            | 朱碧君··· | 337 |
| 論北宋詩文革新的地域性因素·····                               | 程 杰··· | 363 |
| 宋詞：意境創造的兩種範式·····                                | 韓經太··· | 389 |
| 壽詞與宋人的生命理想·····                                  | 黃文吉··· | 411 |
| 論柳永詞·····                                        | 楊海明··· | 427 |
| 論張先的「影」詞·····                                    | 薛 蕾··· | 443 |
| 生命體悟與詩情消解——晏殊文化人格初探·····                         | 薛玉坤··· | 451 |
| 李清照研究史三題·····                                    | 閔定慶··· | 461 |
| 試論辛棄疾「以賦為詞」的藝術表現技巧——從賦體的精神內涵、語言特徵及其藝術表現技巧切入····· | 廖國棟··· | 475 |
| 由音樂結構試論諸宮調對南戲的影響·····                            | 楊振良··· | 515 |
| 慧洪審美理論瑣議·····                                    | 皮朝綱··· | 523 |
| 朱子審美鑒賞理論管窺·····                                  | 潘立勇··· | 535 |
| 方回哲學思想平議·····                                    | 詹杭倫··· | 551 |

# 宋詩特徵論

江蘇社會科學院 許 總

中國歷史上的宋代，處於封建社會後期的動蕩衰世，各種矛盾的複雜交織，固然推使其不斷走向頹勢，然而，宋代作為中國歷史上中古近古的轉換期，其承前啓後的地位與顧往盼來的姿態，又顯示出深泓的涵量與迷人的魅力。論學術，向以漢宋並稱，論文學，則唐宋並舉，論藝術，又宋元同列，科學技術的發展，宋代更是超前蔽後。可以說，宋代是中國封建文化繁榮發達面積最廣、程度最高的時代。

作為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宋代詩歌自然凝積著宋文化的全部特質，並由此形成傳統詩歌史上的一段獨特的存在。這一獨特存在，最顯目地與唐代詩歌形成對比與參照。無論是宋代詩人的創作實踐，還是後世論家的批評標準。實際上都是以唐詩為一個最重要的參照系的。這樣，站在唐、宋的不同立場，也就形成完全不同的觀點，如歐陽修志在建構獨具風貌的「宋調」，即自負「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註一）。嚴羽論詩「以盛唐為法」，因謂以蘇、黃及江西派為代表的宋詩人為「奇特解會」，「非古人之詩也」，「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註二）。其後，「自『不讀唐以後書』之論出，於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苟稱其人之詩為『宋詩』，無異于唾罵」（註三），尊宋詩者則謂「宋人之詩變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註四）。唐、宋詩之爭，自宋迄清，歷時千年，聚訟不休，遂成為文學批評史上至今未能解決的一大公案。

然而，在人們心目中，以之與「唐音」相對比的「宋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蘇、黃等宋詩大家的作品中的某些特徵積澱而成的一種抽象化了的概

念。這一「宋詩」概念，作為對宋詩一些重要藝術特徵的抽象，自然包蘊著宋詩的某些根本的藝術性質與審美品格，甚至反映出宋詩的某種深層的文化特質，但是也正因其具有某種片面意義的抽象性與概念性，其實並不能完全涵蓋、規範三百餘年的整個宋詩的實際涵量與內容。宋詩作為宋代歷史條件下的一種歷史文化現象，既聯繫著廣闊的時代背景與深刻的文化心理，又顯示出具體的客觀存在與豐富的藝術表現，因而它是深刻的，又是複雜的，是豐富的，又是發展的。宋詩的歷史漫長，詩人眾多，詩人又普遍多產，因此，宋詩不僅因時（階段）因人（作家）而異，而且同一作家在不同時期不同題材的創作中，也往往表現出不同的風格與特點。由此可見，對宋詩的了解和認識，首先應當建築於對宋詩的全般狀況及其嬗遞軌跡的動態把握與如實描述的基礎之上。

## 二

宋詩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僅據清人厲鶚的《宋詩紀事》一書所錄詩人即達三千八百餘家，較之清康熙年間敕編的《全唐詩》所錄唐代詩人二千三百餘家，多出一千五百餘家。宋代詩人的創作數量更是多得驚人，動輒數千，甚至上萬，如果匯集起來，無疑數倍於《全唐詩》的四萬餘首。這一數量的本身，也就決定了詩在宋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固然，宋代是詩、文、詞俱盛的時代，但與文、詞相比，文人作詩不僅更為普遍、數量更多，而且以「無意不可入」的態度，造成詩的更為廣闊的涵量與更為豐富的內容。

概括地看，宋詩的興盛及其特徵的形成，與宋的時代狀況及其文化特質密切相關，構成時代精神與社會環境的最富活力的表現。但是，作為一種具有獨特的審美系統的詩歌史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又並不完全同步，其往往在處於社會環境和時代意識的深刻影響的同時，又顯示出獨特的運行軌跡和規律。因此，宋代的時代的開始就並不意味著具有獨特風貌的「宋調」的出現。由於詩歌史自身發展的慣性以及唐詩的強大影響，在北宋初期的六十年

詩壇，即全然體現了唐代詩風尤其是晚唐詩風的延續。這期間相繼出現的有白體、西崑體、晚唐體三派詩人，白體詩人主要有王禹偁、徐鉉等，西崑體詩人主要有楊億、劉筠、錢惟演等，晚唐體詩人主要有林逋、魏野、寇準等，他們分別以中晚唐詩人白居易、李商隱、賈島等人為師法，特別是「唐末五代流俗，以詩自名者」，「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註五），流行於晚唐五代的以賈島、姚合為代表的一路詩風與宋初晚唐體的接續，更劃出宋初詩史的一條最明顯的線索。可見，宋初詩壇雖未形成獨具特色的「宋調」，但其對晚唐詩風的大規模承襲，卻實在地成為宋代詩史的起點。這種在初宋結束殘唐五代割據紛亂而形成大一統局面的新的時代氣象中對殘唐五代委瑣詩風的原般承繼的不適時性，也就為下一階段詩史的變革提供了客觀的依據與實在的對象。此外，在宋初詩壇範圍內，白體詩人的傑出代表王禹偁「斥浮偽，去陳言」、「力振斯文」（註六）的努力，晚唐體與西崑體詩人基於文人審美趣味的高層化要求、藝術經驗的探索與積聚而對精巧典麗的構思與形式的追求，本身也蘊蓄了一定的趨變因素。因此，宋初雖以承襲晚唐為起點，但其深層實已生成了整個宋詩史最顯著的特徵——變革精神的基因。

具有獨特風貌的「宋調」，形成於北宋中期。以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為代表的詩歌復古運動作為這一時期詩壇的主流，依倚著儒學復興的文化土壤以及政治文化走向一體化的時代背景，一方面表現出儒家政教詩學的濃厚色調和正統觀念，另一方面又造成政治社會意識的空前強化。在「邇來道顧喪，有作皆言空」（註七）「安取唐季二三子，區區物象磨窮年」（註八）的認識的前提下，在對宋初晚唐詩風的批判與變革之中，宋詩也同時完成了議論化、理性化的特徵建構，走上了價值取向與藝術風格的轉換進程。這其間，以集文人、學者、重臣於一身的歐陽修的作用尤為顯要，作為群倫之領袖，歐陽修有意識地聚集眾多詩人成為一個志同道合的詩人群，形成詩歌復古運動的浩大聲勢以及「宋調」初建的大規模實踐；同時，歐陽修通過知貢舉選錄天下英才，直接培養和提拔了王安石、蘇軾，更為下一階段宋詩藝術高峰的出現啓開端倪。歐陽修作為重臣與學者，其詩歌的政治取向與哲理內蘊的兩翼又聯結著名臣詩人群與理學詩派，這兩個創作群體在各自領域的

單向發展與極度推擴，在整體上恰恰成為詩歌復古運動的助流與輔翼，顯示了與「宋調」形成同步的宋文化的全般推進的內涵與質素。

宋詩藝術高峰出現於北宋後期。這時期北宋盛世已走向衰頹，各種內外矛盾逐漸加劇，黨爭空前激烈，但是這種政治上的新舊對抗與矛盾交織引發的激烈辯論與思想交鋒，恰恰成為詩人創作個性極度發揮的思想基礎。宋詩藝術自身的積聚與展開，通過這種時代因素的深層刺激與推助，自然迅速達到其峰巔狀態。這是宋詩史上大家最多的時代，代表詩人有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所謂「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註九），共同構成宋詩藝術的最高程度的體現。但由於詩人創作個性的發展，他們不僅各自顯示出截然不同的主導風格，而且每一具體作家也都以題材風格的豐富多樣為特點，這在蘇軾詩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蘇軾基於豐富的人生經歷與思想淵源的創作個性的發展，在詩中最終形成以超然物外與熱情滂沛為主要表現的主體的高揚與心靈的涵蓋，將宋詩的本質精神推擴到輝煌的境地。同時，蘇軾的博大襟懷造成一個成員眾多的蘇門詩人群，幾乎佔盡了整個盛宋詩壇，其中最傑出者是黃庭堅與陳師道。黃、陳皆自蘇軾的主體精神出發，一個側重詩律的規範，一個著意內心的體驗，而這種規範的詩律與內省的方式的合流，也就構成了江西詩派創作的最根本的要素與起點。

北宋南宋之際，宋代進入腐朽其內、動亂其外的時期，伴隨著北宋滅亡與南宋偏安局面形成的過程，是社會空前激烈的動蕩，與這種政治史的衰微一樣，這時期的詩史也進入明顯的低谷，但與社會的動蕩相反，這時期詩壇又顯示了創作風格的一致與凝定。前期大家蘇、黃等人相繼辭世，但黃、陳詩中形成的規範法式，卻為這一時期眾多中小詩人所接受並固定下來，從而以大體相同的創作態度與藝術趣味凝聚成一個陣容龐大的江西詩派，這一詩派不僅主宰了北南之際的六十年詩壇，而且影響深遠直達清末，究其原因正是在於對黃、陳詩風及創作規範的細密與完善，以一種模式化的面貌，在一定意義上顯示出典型的宋詩的基本特徵。然而，這一創作規範在宗派意識的支配下長期地延續、推擴與發展，同時也就形成了固定、凝定與僵化，所謂江西末流之弊就在於詩人眼界日益狹小，詩境日趨枯寂，詩人們在強大的群體意識之中，創作個性消融幾盡。因此，江西末流對黃、陳句律的承繼，恰

恰忽視了黃、陳詩中與其藝術外殼相符稱的高揚的主體精神和豐富的心靈世界。有鑒於此，江西派後期重要作家呂本中提出「活法」，試圖打破僵化的模式與封閉的心靈，其創作實踐也就由生新艱澀走向輕快圓活，同時詩人曾幾進一步將這種詩風推向清新活潑，以這一轉變為契機，社會動蕩與民族危亡的時代氣息也一定程度地在呂、曾詩中透現出來，這在稍後陳與義詩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推擴與發展。從江西派內部的趨變中表現出來的清新活潑的詩風與關注時代的精神這兩種傾向看，實際上已經為宋詩史下一階段的又一藝術高峰的出現展開了序幕。

緊接江西詩派末流衰弊及其內部趨變之際，南宋中期詩壇出現了中興局面，以陸游、范成大、楊萬里三大家為代表的詩壇，猶如漫緩頹波中的中流砥柱，振起宋詩史上第二座藝術高峰。當然，由於江西詩風的強大影響，陸、范、楊三家都體現了出自江西的藝術淵源，但他們創作的最終成就與實質精神，無論是慷慨激昂的愛國情懷，還是清麗自然的田園山水，都以走向外界現實的共同特性顯示了與江西派主調的根本差異。陸、范、楊在走向現實的自覺意識的共同確立中，又有各自不同的側重面，陸游的慷慨激昂是南渡以來壓抑於士人胸中的抗敵願望與愛國精神的進發的最高程度的體現，范成大基於豐富閱歷的紀錄而對詩境的著意開拓，則成為現實意識的最大規模的實踐，楊萬里神會於自然景物之中，既追求情景交融又力倡晚唐詩風，更體現了南宋詩風變異的一個最顯著標誌，其時，理學家朱熹及詞家姜夔等人皆善詩，而其平白明暢的藝術表現亦皆體現了相似的審美趣味。

楊萬里初倡「晚唐異味」的範圍本來尚較廣泛，然而經葉適到永嘉四靈，則進而形成獨尊賈島、姚合的詩風，由四靈推擴為一個擁有眾多詩人的江湖詩派，也就構成南宋末期詩壇的主流，這一特定內涵的晚唐詩風的復現，極為明晰地顯示出向宋初晚唐詩風的回歸，然而，由於整個宋詩史的變革意識的長期積澱與滲融，宋末與宋初同宗晚唐的現象又有本質的差異：宋初的晚唐詩風是前代影響的自然延續，宋末的晚唐詩風則是對以江西派為代表的「宋調」的變革。因此，宋末的回復晚唐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是宋詩變革精神的體現。此外，這一時期詩壇還衍出兩大線索，一是遠離政治的江湖詩人創作中的平民意識與趣味的不斷增強，為元明詩風啓開端倪，二是宋亡之際的



遺民詩人創作中的愛國激情與黍離哀思的集中迸發，接續著宋代文人普遍的政治社會意識而形成民族精神的大力張揚與久遠回響。

### 三

通過以上的概略描述，可見整個宋代詩史的發展，既離不開社會基礎與時代變遷的制約，又頑強地表現出自身發展的獨特規律與運行軌跡，在大量的具體作家與突現的藝術現象的或並存交織或接續溝連的複雜的聯繫之中，構成一個回環往復的整體。

這一整體構成的特點，首先是豐富性。宋代不僅詩人眾多、創作豐盛，而且詩派空前繁富，形成諸多體格，嚴羽《滄浪詩話·詩體》舉其大者，從時代特徵著眼以「本朝體」、「元祐體」、「江西宗派體」為代表，從作家風格著眼以「東坡體」、「山谷體」、「後山體」、「王荊公體」、「邵康節體」、「陳簡齋體」、「楊誠齋體」為代表。每一種詩體實際上都聚集著一個趣味相投的詩人群，構成創作風格相似的詩歌流派。除此而外，宋初的白體、西崑體、晚唐體，其後的詩歌復古運動、蘇門詩人群、江西詩派、中興四大家、理學詩派，直至宋末的永嘉四靈、江湖派、遺民詩人，各種詩派貫穿著整個宋代詩史，從這一角度看，一部宋詩史幾乎就是各種詩派的發生、衍變、消亡史。當然，漢魏六朝隋唐以來，詩壇已多有流派，如嚴羽所說的「建安體」、「太康體」、「大歷體」之類，甚至孫樵的〈與友人論文書〉、張為的《詩人主客圖》已隱然標榜詩文宗派之旨，然而，直至宋代才形成自覺的宗派意識。正式提出宗派之名雖始自江西詩派，但自「慶歷、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為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註十），其宗派意識實肇源宋初，因而宋詩史上不僅詩派空前繁密，而且詩人皆以自立門庭相號召，所謂「建立門庭，自建安始」，「沿及宋人，始爭疆壘」（註十一），正是宗派意識自覺與強化的體現。同時，宋代詩人創作個性的普遍的充分發揮，又構成詩派之內的多元性與複雜性。這種由詩人創作個性的充分發揮與眾多詩派的爭向自立相融合的群體意識與創作個性的互為體現、包容

、聯結，也就進一步促使宋詩內容的不斷豐富和宋詩疆域的不斷推擴。明人袁宏道〈雪濤閣集序〉云：

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

正見宋詩由詩人的自立精神而形成的「無所不收」、「無所不有」、「無所不暢」、「無所不取」的廣博容量。清人袁枚於《隨園詩話》卷七云：

三唐之詩，金、銀也，不攙合銅、錫……宋元以後之詩文，則金、銀、銅、錫無所不攙。

由元好問「金入洪爐不厭頻」（註十二）之喻以作唐、宋詩之比較，亦可見其以「無所不攙」而有別於唐詩處。

基於自立精神的廣博容量，本身已顯示了宋詩史整體的又一特點，即變革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

宋代詩派凡數變，西崑傷於雕琢，一變而為元祐之樸雅，元祐傷於平易，一變而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後，江西宗派盛極而衰，江湖諸人欲變之，而力不勝，於是仄徑旁行，相率而為瑣屑寒陋，宋詩於是掃地矣。

這段話不僅在於描畫宋詩史各個階段的特點與實況，更為重要的在於揭示了宋詩史上諸多流派互為遞嬗之因由與軌跡。也就是說，整個宋詩發展過程中的眾多詩派的出現，其所表現出的自立門庭的精神與努力，根本的內驅力乃在於對前人的變革與改造，從整個詩史的總體看，宋詩是對唐詩的變革與改造；從宋詩史的本身看，宋詩也是一個不斷的變革與改造的過程，不僅各派各體之間，即在具體的作家之間，也往往表現為有著具體針對性的因變關係。固然，在中國文學史上，「上下三千餘年間，詩之質文、體裁、格律、聲調、辭句、遞嬗升降不同，而要之詩有源必有流，有本必達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學無窮，其理日出，乃知詩之為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註十三），可見，因變本為整個詩史生生不息的活力所在，然而，「詩道不出乎變復」，「漢魏詩甚高，變三百篇之四言為五言，而能復其淳正；盛唐詩亦甚高，變漢魏之古體為唐體，而能復其高雅，變六朝之綺麗為渾成，而能復其挺秀」，「宋人惟變不復，唐人之詩意盡亡」（

註十四)，可見，對傳統詩歌中的變革精神的極度發展，正是宋詩的重要特色之一，也就是說，在整個詩史的嬗遞流程中，宋詩的變革程度是最高的。

變革的時代精神與自立的創作心態，造成宋詩史各個階段各具特色，其間盛衰差異、動蕩起伏之勢，為前代所罕見。然宏觀其整體在這一動蕩起伏的過程中，又顯見宋詩史發展運行的自身邏輯性與自足性。宋代詩史以中晚唐詩風的延伸與承襲為起點，但晚唐衰靡之音與宋初氣象的不協和性本身，已蘊含了趨變的基因；其後歐、梅諸人出，則盡異唐音，獨立門庭，初具「宋調」；及至蘇、黃，宋詩發展到高峰，「宋調」完全成熟，且以詩人個性的充分發揮而表現出豐富多彩的形態；高峰之後，由黃、陳合流，眾星拱月般的眾多詩人凝聚成為江西詩派，於是「宋調」的基本質素成為了創作的規範與凝定的模式；這種規範與模式，一方面標示了典型意義的「宋調」，同時又成為處於民族危亡與廣泛閱歷之中的南宋詩人的情感表達的局限與桎梏，因而由抗敵疆場與山水自然兩個方面突破僵化的封閉的模式而走向外在現實世界，即成為南宋詩風趨變的主導方向；由這一創作思維方式的變化為契機，晚宋詩人逐漸轉向情景交融的傳統審美範式，消泯了主體高揚的宋詩精神，並且在衰世的氛圍中定向於委瑣寒狹的晚唐詩風。由此可見，宋詩史上每一具體階段的變革，都是以上一階段的終點為起點，而由此推衍發展的最終結局，恰恰又回復到最初的起點。當然，各個階段之間並非純粹的線性發展關係，而是相互聯繫與相互矛盾的關係的邏輯展開，其中每一個環節或現象的出現，都包含著自身的否定因素，到一定的時刻必然出現一種新的轉化，這種轉化，既依倚著時代的必然因素與個人的偶然因素，又呈現出詩歌藝術史本身的獨特途徑與形式，從而構成一個環環相扣的「內在的行進」<sup>⑭</sup>的過程。從這一角度看，宋詩史正是一個完整的自足的系統，因而其發生發展之過程及嬗遞流變之軌跡，都具有極為嚴密的整體性與邏輯性。

#### 四

豐富性、變革性與自足性，不僅分別從題材風格、自立精神與運行軌跡